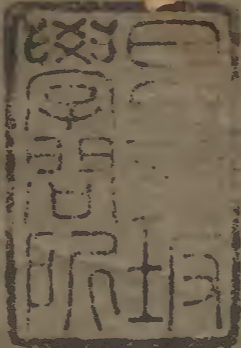


誠齋集

百十三之百十五
淳熙薦士錄詩話傳
卅六



漢書門			
三五〇一	四五〇一	三五〇一	三五〇一
函	架	函	架
類	類	類	類
三	四	三	四
冊	冊	冊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三五〇一	四五〇一	三五〇一
類	類	類	類
冊	冊	冊	冊
二	四	三	三
架	架	架	架
三	六	三	六
函	函	函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501
冊數	43 (36)
函號	316 3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三

淺草文庫

廬陵楊万里 廷秀

淳熙薦士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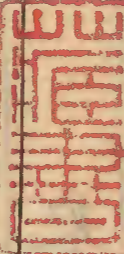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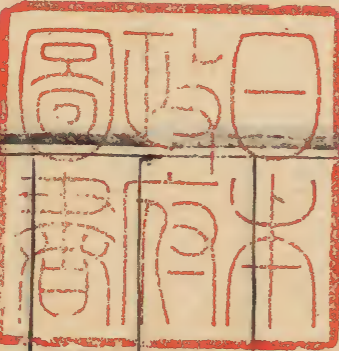
朱熹

學傳二程才雄一世雖賦性近於
狷介臨事過於果銳若處以儒學
之官涵養成就必為異才

袁樞

議論堅正風節峻整今知處別

石起宗



立朝敢言作郡有惠

祝懷

奇偉之節恬退之心士論所稱久

置闲散

鄭僑

立朝甚勁正持節有風采

林杓

外温中厲過事敢為

黎敷

器度凝重學問該洽

馬大同

文學政事士林之英至於持節風

采甚厲官吏皆肅

鞏湘

今之儒先世之吏師

京鏗

性資靜慧文辭工致

王回

俊辯而文敏手而裕

劉堯夫

嘗冠釋褐立朝敢言

蕭德藻

文學老古氣節甚高其志常欲有
為其進未嘗苟合老而不遇士者
屈之今為湖北參議官

章穎

早冠多士其學益進立朝鯁挺公

論推表

霍麓

儒而知兵長於論變至於兩淮利

害在其所請

周必正

工於古文敏於吏事臨疑應變好
謀而成

張貴謨

上庠若士有才有謀可應時須

劉清之

得若儒朱熹之學傳乃祖原甫之業
湯邦彥

學邃於易得先天之數才濟於用

有經世之心

王公衮

儒者能斷吏事敢為割繁權女奴
其所長

莫漳

長於史學達於吏治

張黶

魏公之姪能傳胡文定春秋之學
所至作吏皆有能聲

孫逢吉

學邃文工吏用明敏澆介德和黃
本鈞仲秉以國士待之梁勝陞朝前
知衣州萍鄉縣

吳鎰

早以文詞受知名勝如張安國沈
德和黃仲秉皆以國士待之京官
今知郴州郴縣

王謙

風力振聳勇於權女奴立朝蹇蹇士
論歸重

譚惟寅

文辭甚古志操甚堅嘗除太學博

士今知郴州

但中庸

有學有文操字堅正持節布憲風

采甚屬

韓璧

直諒修潔人稱其賢

李誦

恬退難進廉吏之表際朝今為江

州德安知縣

余紹祖

德勝於才廉而有惠新江陵府通判

葉允濤

和而有立早有奇節故相葉顯子

昂之姪今為江西提舉自幹官待次

廖德明

所學甚正遇變能斷選人前韶州

教授

趙克夫

廉明彊濟治行甚高陞朝今知臨
江軍新喻縣

左昌時

吏能精密所至有聲新知真州

胡思成

和粹而賢敏達於政嘗知安豐軍

趙像之

能文練事淡如寒畯今為隨州通判

孫逢辰

儒術飾吏廉操瑜人

劉德秀

議論古今切於世用鄭榜京官今

知湘潭縣

施淵然

工於古文恬於仕進前任監和劑

局今任祠祿陞朝

祝禹圭

氣節正方議論輒挺

張泌

蓋宇辯和文辭工致與其弟濤俱

有令名前輩稱吳中二陸

李大性

四六詩句甚有律令

李大異

嘗冠別頭仕優進學作文下詔準

柳儀曹

李大理

學門彈洽吏更通明

曾三復

以文策第以廉提身作邑有聲盡

罷橫欽梁榜

曾三聘

刻意文詞雅善論更蕭榜選人前

西外宗學教授

徐徽

詩句明爽旣奏典重作邑愛民辨

而不擾鄙榜陞朝令知臨江軍清

江縣

趙彥恂

吏能精敏不擇劇易戊辰王榜前

知衡州今任宮觀

王濱

治郡有聞惠而能辨前知吉州正
當茶寇之鋒倭城治兵寇不敢近
今任宮觀

虞公亮

力學有文子弟之秀雍公之子尚
淹下僚

陳謙

學問深醇文辭雄俊聲冠兩學陸

沉下僚

李沐

大臣之子而綽有寒畯之操甲科
之雋而益勵文辭之工

李耆俊

真進雖非科級其文在工四六今
知柳州

嚴昌裔

學甚正字甚堅蓋嘗師張魏公而
交欽夫

陳字

變如至孝作郡甚辨臨變應變
集而民不擾

盧宜之

作文有古人關鍵日進未已至於
吏能乃其餘矣

韓渭

通敏吏更最善四六任子之流所
不易得

鄭鄭

持身甚廉愛民甚力嘗知南雄州
保昌縣殊有治行太守虐政一切
反之民情翕然至今去思

趙善佐

為政和而有威治賊緩而自辨章
貢吏民無不安之

胡澥

名臣之子修潔博習州里有闕能
世真家今為撫州宜黃丞其父字
邦衡云

凡六十人

淳熙薦士錄終

淳熙乙巳

謝齋為吏部郎中時王

季海為丞相一日丞相問謝齋云

宰相何最急先務謝齋答丞相

云人才最急先務丞相云安得人才

而用之謝齋取筆疏六十人以獻

隨所記憶者書之退而各述其長上

之丞相此卷是也橐藏于家雜然而

書初無先後之序皆無優劣之意後

四十八年紹定壬辰男長孺謹識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長孺編定

端平元年及五月門人羅長良校正

謝齋集卷第一百十三終

水流行地日江入度山雲此一聯勝度信
云水韜三尺劍長捲一戎衣杜云風塵三
尺劍社稷一戎衣亦勝度矣南朝蘇子卿
梅詩云猶言花是雪不悟有香來介甫云
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述者不及作者
陸龜蒙云慙慙與解丁香結從教繁枝散
誕春介甫云慙慙為解丁香結放出枝頭
自在春作者不及述者

山谷集中有絕句云草色青青柳色黃桃
花零落杏花香春風不解吹愁却春日偏

能惹恨長此唐人賈至詩也特改五字耳

賈云桃花亂杏花香
又不為吹愁又惹夢長

東坡云春宵一刻直千金花有清香月有
陰歌管樓臺入寂寂鞦韆院落夜深深介
甫云金爐香盡漏聲殘翦翦輕風陣陣寒
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欄干二詩
流麗相似然亦有甲乙
問君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閒桃花
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又相隨遙
遙訪赤城三十六曲水回縈一溪初入千

花羽萬壑度盡松風聲此李太白詩體也
麒麟圖畫鴻鴈行紫極出入黃金印又白
摧朽骨龍虎死羔入太陰雷雨蚤又指揮
能事回天地訓練強兵動鬼神又路經灩
澦雙逢鬢髮天入滄浪一釣舟此杜子美詩
體也明月易低人易散歸來呼酒更重看
又當其下筆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又
醉中不覺度千山夜聞梅香失醉眠又李
白畫像西望太白橫峨岷眼高四海空無
人天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身平

生不識高將軍手挽吾足乃敢噴此東坡
詩體也風光錯認天經緯草木文章帝杼
撥又洞松無心古鬢鬣天球不塚中粹温
又兒呼不蘇驢失脚猶恐醒來有新作此
山谷詩體也

金針法云八句律詩落句要如高山轉石
一去無回余以為不然詩已盡而味方永
乃善之善也子美重陽詩云明年此會知
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夏日李尚書期不
赴云不是尚書期不顧山陰野雪與難來

詩有一句七言而三意者杜云對食暫餐
還不能退之云欲去未到先思回有一句
五言而兩意者陳後山云更病可無辭猶
寒已自和

詩有句中無其辭而句外有甚意者卷伯
之詩獲公刺累公之諧已而曰二人同行
誰為此禍杜云遣人向市賒香杭喚婦出
房親自饌上言其力貧故曰餘下言其無
使令故曰親又東歸貧路自覺難欲別上
馬身無力上有相于之意而不言下有戀

別之意而不忍又明酒日觀會老夫今始
知嘲其獨遺已而不招也又復日不赴而
云野學與難象此不言熱而反言之也唐
人云葛溪漫漶于將釵却是猿色斷客腸
又釣臺如今亦有壘綸者自是江吳賣得
錢唐人長門怨錯把黃金買詞賦相如自
是薄情人崔道融云如今却羨相如富猶
有人間四壁居

詩有驚人句杜山水障堂上不合生楓樹
怪底江山起煙霧又研却月中桂清光應

謝齊集卷
更多白樂天云遙憐天上桂華孤為問姮娥更有無月中幸有閑田地何不中央種兩株韓子蒼衡嶽圖故人來自天柱峯手提石廩與祝融兩山坡隨幾百里安得置之行李中此亦是用東坡云我持此石歸神中有東海杜牧之云我欲東召龍伯公上天揭取北斗柄逢萊頂上斡海水水盡見底看海空李賀云女媧鍊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

褒頌功德五言長韻律詩最要典雅重大

如杜云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八荒開壽域一氣轉鴻鈞又云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山河枝繡戶日月近雕梁李義山云帝作黃金闕天開白玉京有人扶太極是夕降元精

七言褒頌功德如少陵賈至諸人唱和早朝大明宮乃為典雅重大和此詩者岑參云花迎劔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最佳

七言長韻古詩如杜少陵丹青引曹將軍

畫馬奉先縣劉少府山水障歌等篇皆雄
偉宏敞不可拘捉學詩者於李杜蘇黃詩
中求此等類諱讀沈嗣深得其意味則落
筆自絕矣

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詠而
不亂左氏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
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此詩與春秋紀變之
妙也近世詞人用情之靡如伯有所賦趙
武所不得聞者有過之無不及焉是將為
好色而不淫乎惟晏叔厚云落花人獨立

微雨燕雙飛可謂好色而不淫矣唐人長
門怨云珊瑚枕上千行淚不是思君是恨
君是得為怨詠而不亂乎惟劉長卿云月
來深殿早春到後宮逢可謂怨詠而不亂
矣近世陳克詠李伯時畫寧王進史圖云
汗簡不知天上夏至尊新納壽王妃是得
為微為晦為婉為不汙穢乎惟李義山云
侍燕歸來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可謂
微婉顯晦盡而不汙矣
士大夫間有口傳一兩聯可喜而莫知其

所本者如人情似紙番番薄世又如棋局
局新又飽語世更慵閑眼會盡人情只點
頭又薄有田園歸去好苦無官况莫來休
又賀人休官重碧杯中天更大軟紅塵裏
夢初收竟不知何人詩也又有嘲巧官而
更反拙者當初只謂得勤補到底翻為弄
巧成此尤可笑

唐律七言八句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
之中字字皆奇古今作者皆難之余嘗與
林謙之論此更謙之慨然曰但吾輩詩集

中不可不作數篇耳如杜九日詩老去悲
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不徒入句便
字字對屬又第一句頃刻變化纔說悲秋
忽又自寬以自對君自者我也羞將短髮
還吹帽笑倩旁人為正冠將一更翻騰作
一聯又孟嘉以落帽為風流少陵以不落
為風流翻盡古人公案最為妙法蓋水遠
從千洞落玉山高並兩峰寒詩人至此筆
力多衰今方且雄傑挺拔喚起一篇精神
非筆力拔山不至於此明年此會知誰健

醉把柔荑子細看則意味深長幽然無窮
矣東坡煎茶詩云活水還將活火烹自臨
釣石汲深清第二句亡字而具五意水清
一也深處取清者二也石下之水非有泥
土三也石乃釣石非尋常之石四也東坡
自汲非遣卒奴五也大瓢貯月歸春甕小
杓分江入夜瓶其狀水之清美極矣分江
二字此尤難下雪乳已翻煎處脚松風仍
作瀉時聲此倒語也尤為詩家妙法即少
陵紅糍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也

拓腸未易禁三椀卧聽山城長短更又翻
却盧仝公案全喫到七椀坡不禁三椀山
城更漏無定長短二字有無窮之味
初學詩者須用古人好語或兩字或三字
如山谷猩猩毛筆平生幾兩履身後五車
書平生二字出論語身後二字晉張翰云
便我有身後名幾兩履阮孚語五車書莊
子言惠施此兩句乃四處合來又春風春
雨花經眼江北江南水拍天春風春雨江
北江南詩家常用杜云且看欲盡花經眼

退之云海氣昏昏水拍天此以四字合三字入口便成詩句不至生梗要誦詩之多擇字之精始乎摘用久而自出肺腑縱橫出沒用亦可不用亦可

詩家借用古人語而不用其意最為妙法如山谷猩猩毛筆是也猩猩喜著屐故用阮孚隻真毛作筆用之抄書故用惠施隻二隻皆借人以詠物物非猩猩毛筆隻也凡傳云深山大澤寶生龍蛇而山谷中秋月詩云寒藤老木被光景深山大澤皆龍

蛇周禮考工記車人蓋圓以象天較方以象地而山谷云丈夫要弘毅天地為蓋較孟子云武成取二三策而谷稱東坡云平生五車書未吐二三策

孔子老子相見頗蓋鄒陽云頗蓋如故孫侏與東坡不相識以詩寄東坡和云與君蓋亦不須頗劉寬為吏以蒲為鞞寬厚至矣東坡云有鞞不使安用蒲杜詩云忽憶往時秋并塌古人白骨生蒼苔如何不飲令心哀東坡云何須更待秋并塌見人白

骨方銜盃此皆翻案法也余友人安福劉
浚字景明重陽詩云不用萊更子細看管
取明年各強健得此法矣

五七字絕句最少而最難工雖作者亦難
得四句全好者晚唐人與介甫最工於此
如李義山憂唐之衰云夕陽無恨好其柰
近黃昏如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闌
嬋娟如色蕉不展丁香結同向春風各自
愁如鷺花啼又笑畢竟是誰春唐人銅雀
臺云人生富貴須回首此地豈無歌舞來

寄邊衣云寄到玉關應萬里戍人猶在玉
關西折楊柳云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
度玉門關皆佳句也如介甫云更無一片
桃花在為問春歸有底忙愁是蟲聲已無
夢五更相葉強知秋百轉黃鸝看不見海
棠無數出墻頭暗香一陣連風起知有蘼
蕪凋底在不滅唐人然鮮有四句全好者
杜牧之云清江漾漾白鷗飛綠淨春深好
染衣南去北來人自老夕陽長送釣船歸
唐人云樹頭樹尾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

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轉
渥云昨夜三更雨臨明一陣寒薔薇花在
否側卧捲簾看介甫云水際柴扉一半開
小橋分路入青苔背人笑煮無窮柳隔屋
吹香併是梅東坡云暮雲收盡溢清寒銀
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
年何處看四句皆好矣

五言長韻古詩如白樂天遊悟真寺一百
韻真絕唱也

五言古詩句雅淡而味深古者陶淵明柳

子厚也如少陵卷村後山送內皆有一偈
三歎之聲

自隆興以來以詩名林謙之范至能陸務
觀尤延之蕭東夫近時後進有張鉉功父
趙蕃昌父劉翰武子黃景說巖老徐似道
淵子項安世平甫鞏豐仲至姜夔堯章徐
賀恭仲汪經仲權前五人皆有詩集傳世
謙之常稱重其友方翦次雲詩云秋明河
漢外月近斗牛旁延之有云去年江南荒
越遂過江北江北不可住江南歸未得有

寄友人云胸中襞積千般交到得相逢一
語無又台則秩滿而歸云送客漸稀城漸
遠歸塗應減兩三程東夫飲酒云信脚到
太石登岳陽樓不作蒼忙去真成浪蕩遊
三年夜即客一拖洞庭秋得句鷺鷥處看
山天盡以猶嫌未奇絕更上岳陽樓又荒
村三月不由味併與此茄倚閣休造物於
人相補報問天賒得一山秋至能有云月
從雪後皆奇夜天到梅邊有別春功父云
斷橋斜取路古寺未關門絕似晚唐人詠

金林禽花云梨花風骨杏在粧黃薔薇云
已從槐借葉更染葡萄爲裳寫物之工如此
余歸自金陵功父送末章云何時重來桂
隱軒爲我醉倒春風前看人喚作詩中仙
看人喚作飲中仙此詩超然矣昌父云紅
葉連村兩黃花獨徑秋詩窮真得瘦酒薄
不禁愁武子云白鋤明月種梅花又云吹
入征鴻數字秋淵子云煖分煨芋火明借
續麻燈又客路二千五十年向人猶自說
歸耕平甫題釣臺醉中偈爾閑伸脚便被

劉郎賣作名茶仲云碎斫生柴爨黃詩又
有姚宋佐輔之一絕句云梅花得月太清
生日到梅花越樣明梅月蕭疎兩奇絕有
人踏月繞花行僧顯萬亦能詩萬松嶺上
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三更雲去作行
雨回頭方羨老僧閑又梅詩探及春色墻
頭朶闌入風光竹外梢又河橫星斗三更
後月過梧桐一丈高又有龐右甫者使虜
過汴京云蒼龍觀闕東風外黃道星辰北
斗邊月照九衢平似水胡兒吹笛內門前

吾族前輩諱存字正叟諱朴字元素諱杞
字元卿諱輔世字昌英皆能詩元卿年十
八第進士其叔正叟賀之云月中丹桂輸
先年鏡裏朱顏正後生吾鄉民俗稻未熟
摘而蒸之春以為米其飯絕香元素有詩
云和露摘殘雲淺碧帶香炊出玉輕黃余
先太中貧嘗作小茅屋三間而未有門扉
于元卿來一扉元卿以絕句送至云三間
茅屋獨家村風雨蕭蕭可斷魂舊日相如
猶有壁如今無壁更無門昌英有絕句云

碧玉寒塘瑩不流紅渠數裏立沙鷗便當
不作南溪看當得西湖十里秋
吾州詩人瀘溪先生安福王氏瞻名庭珪
弱冠貢入京師太學已有詩名有絕句云
江水磨銅鏡面寒釣吳人在麥花灣回頭
貪看新月上不覺竹竿流下灘紹興間寄
相秦檜力主和戎之議鄉先生胡邦衡名
銓時為編修官上書乞斬檜謫新州氏瞻
送行詩一封朝上九重闈是日清都虎豹
閑百群勤容觀葵議幾人回首愧朝班名

高北斗星辰上身落南州瘴海間不待百
年公議定漢庭行召賈生還大厦元非一
木支要將獨力拄傾危癡兒不了公家事
男子要爲天下奇當日好諛皆膽落平生
忠義抱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
足護持有歐陽安永上已詔告之除名竄
辰州 孝宗登極召爲國子監簿以老請
奉祠除直敷文閣宮觀
尤延之嘗誦吳則禮詩華館相望接使星
長淮南北已休兵便須買酒催行樂更覓

何時是太平滿船賣了洞庭柑雪色新裁
白紵衫喚得吳姬同一醉春風相送過江
南又扒葉蘆花滿釣船水風清處枕琴眠
纔來矣却滿湘月却問青山覓酒錢
神字微猷閣成告廟祝文東坡當筆時黃
魯直張文潛晁無咎陳無己畢集觀坡落
筆云惟我神考如日在天忽外有白髮者
坡放筆而出諸人擬續下句皆莫測其意
所向頃之坡入再落筆云雖光輝無所不
亮而躋次必有所含諸人大服

潤州火焚盡空廬惟存李衛公塔米元章
庵元章喜題塔云神護衛公塔天留米老
庵有徑薄子於塔庵二字上添注爺孃二
字元章見之大罵徑薄子再於塔庵二字
下添注颯糟二字蓋元章母嘗乳哺宮中
故云糟字本出漢書霍去病傳云麇臯蘭
山下注云今謂麇爛為麇糟徑薄子用糟
字黏庵字蓋今人讀麇為庵讀糟為子身
切添注遂成七言兩句云神護衛公爺塔
紙天留米老孃庵糟

御先生劉尚書文邵字美中云劉奔偉明
獻南郊大禮賦首句云粵惟右初材懶有
条音小大南郊大禮条天地祖宗而比
之材懶之条此譬如千条萬騎羽獵長揚
而於其間說圖蝦蟇

劉侍郎岑字季高居建康中書舍人張孝
祥字安國時為師還往甚密一日安國忽
具衣冠造季高季高驚異未出先令人問
盛服而來何故安國曰欲北面書法季高
不辭讓着道服而出安國即令人扶季高

納再拜者再季高亦不辭讓安國請曰云
云季高答曰云云大意令安國學李邕書
徽宗嘗問米芾穰穰書如何對曰畫黃庭
堅書如何曰描婦書如何曰刷
字初作黃字天下翕然學黃字後作米
字天下翕然學米字最後作孫過庭字故
李字太上皆作孫字

韓退之答李師錫書云思元賓而不見見
元賓之所與則如元賓焉此用石勒語王
浚贈勅麀尾勸懸之壁問每瞻仰之云王

公不得見見王公之玩好如見王公焉退
之作河南少尹李素墓銘云高其上而坎
其中以為公之宮奈何乎公此用東方朔
諫武帝近童偃云奈何乎陛下退之上宰
相書云恤恤乎飢不得食寒不得衣此用
左傳語南蒯將叛邑人歌之曰恤恤乎湫
乎悠乎又杜弼墓銘云憂在于人日遠日
忘此用晉書張駿語謂中厚之於晉日遠
日忘又平淮西碑自皇帝曰光顏汝為陳
許帥曰室胤云云曰弘云云曰文通云云

曰道古云云曰懇云云曰度惟汝予同汝
遂相予此用舜典余九宮文法也

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云抑之欲其粵揚之
欲其明踈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
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室此用周禮考
工記函人句法云眡其鑿空欲其怨也眡
其裏欲其易也眡其朕欲其直也橐之欲
其約也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
斷也

韓退之行箴云宜恊而休汝惡曷瘵宜休

而悔汝善女在柳子厚憂歲云宜言不言
不宜而煩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二箴相似
未知孰先為之者曾子固送王無咎字序
云以顏子之所以為學者期乎已余之所
望於補之也假借乎已而已矣豈予之所
望於補之哉此用孟子句法千里而見王
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而介
甫送陳升之序云堪大臣之變可信而望
者陳升之而已矣煦煦然仁而已矣子子
然義而已矣非予所望於升之也子固送

王希序介甫九曜閣記言洪撫兩州山川
之勝遊覽之樂亦大略相似未知孰先為
之者

李彌遜知吉州於州學立楊忠襄公祠堂
請劉尚書義中作祭文首句云陰虹吐氛
暫翳罔景斗於星中孤光耿耿洪河潰溢
滔天橫鶩屹然中流見此庶柱又云公人
中之龍那肯屈節於大羊又云欲贖忠襄
人百其身彌遜歎服不已不知其用太學
生姚孝寧祭李清卿文首句云皇穹將傾

天柱必折大地欲仆秦嶽必蹶又云公入
中龍昔臣大豕又云賊據床上天子在下
公抱帝躬嚙齒大罵公於是時皆裂髮立
乾坤晝昏鬼神夜泣又云欲贖清卿人萬
其身萬人何多一世猶狂又云吾將提長
劍而登秦臺決浮雲而問蒼天雖泣盡而
繼之以血安得吾清卿之後然蓋清卿之
父避亂至廬陵嘗館於姜中之家故姜中
得此文予少時嘗於劉友純家見其全篇
今亡矣可惜廬陵村落地名何山有金地

寺壁間有廬陵丞某人留題云今朝憩息
來金地何日翱翔到木天觀者歎其的對
後美中再入館職唱和云見說木天猶突
兀暫時金地亦清閑是時南渡之後駐蹕
臨安百司官寺未立暫寓一僧舍爲秘書
省而汴京本省猶未毀美中此聯朝士歎
其親切

詩句固難用經語然善用者不勝其類李
師中云夜如何其斗欲落歲云莫矣天無
晴又山如仁者靜風似聖之清又詩成白

也知無敵花落處今可奈何
詩有實字而善用之者以實為虛杜云茅
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老字蓋用趙亮國
請行上老之

有用文語為詩句者尤工杜云侍臣雙宋
玉戰策兩穰直蓋用如六五帝四三王
存用法家吏文語為詩句者所謂以俗為
雅暇云避諱詩尋醫畏病酒入務如前卷
僧顯萬探支闌入亦此類也

庾信月詩云渡河光不濕杜云入河蟾不

沒唐人云因過竹院逢僧語又得浮生半
日閑坡云慙慙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
日涼杜夢李白云落日滿屋梁猶疑照顏
色山谷簞詩云落日映江波依稀比顏色
退之云如何連曉語猶是說家鄉呂居仁
云如何今夜雨猶是滴芭蕉此皆用古人
句律而不用其句意以故為新棄胎換骨
杜蜀山水圖云沱水流中座岷山赴此堂
白波吹粉壁青嶂掃歌梁此以畫為真也
曾吉父云斷崖韋偃樹小雨郭熙山此以

真為畫也

白樂天女道士詩云姑山半峯雪瑤水一枝蓮此以花比美婦人也東坡海棠云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此以美婦人比花也山谷醪醑云露濕何即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此以美丈夫比花也山谷此詩出奇古人所未有然亦是用荷花似六郎之意

歐陽公作者試知舉得東坡之文驚喜欲取為第一人又疑其是門人曾子固之文

恐招物議抑為第二坡來謝歐問問坡所作刑賞忠厚之至論有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此見何書坡曰復在三國志孔融傳注歐退而閱之無有佗日再問坡坡云曹操滅袁紹以袁熙妻賜其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驚問何經見融曰以今日之變觀之意其如此堯臯陶之變臯亦意其如此歐退而大驚曰此又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佗日文章必獨步天下然予嘗思之禮記云獄成有司告

于王王曰宥之有司曰在辟王又曰宥之
有司又曰在辟王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
甸人坡雖用孔融意然亦用禮記故復其
稱王謂王三皆然安知此典故不出於堯
宥有自秦少游許來見東坡坡問少游近
有何言句客舉秦燕子樓詞云小樓連遠
橫空下臨繡轂歎歎驟坡笑曰又連遠又
橫空又繡轂又歎歎又驟也勞攘載亦有
此詞云燕子樓中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
東坡詔笑善詭過潤州太守高會以饗之

飲教諸妓歌魯直茶詞云惟有一杯春草
解留連佳客坡正色曰却留我喫草諸妓
立東坡後憑東坡胡床者大笑絕倒胡床
遂折東坡墮地賓主一笑而散見蜀人李
珣說

東坡知徐別李定之子某過焉坡以過客
故宴之真人大喜以為坡敬愛之也因
起而請求薦墨坡陽應曰諾久之閑談坡
忽問李曰相法謂面上人中長一寸者壽
百有是說否李曰未聞也坡曰果若人

言欵袒好一箇欵長欵李大慚而適見王
僑鄉說曰此言王入西門見一
東坡嘗宴客能優者作技藝方坡終不笑
一優突山用捧痛打作技者曰內翰不笑
汝猶稱良優子對曰非不笑也不笑者所
以深笑之也坡遂大笑蓋優人用東坡王
者不治夷狄論云非不治也不治者所以
深治之也見子由五世孫奉新縣尉懋說
予過金山見妙高臺上桂東坡像有坡親
筆自贊之曰若新乘之犢身如不繫之舟

試問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崖州今集中無
之予昔為零陵丞嘗肩輿過一野寺前壁
間有山谷親筆一詩予小立肩輿誦之三
過既歸書之止記一聯云春將國豔薰花
骨日借黃金縷水紋今集中亦無之
秦收幼慧其叔父下荆之壻也下攜攸見
云一日公與客論及字說攸立其膝下回
首問曰不知相公所解之字為復是解蒼
頡字為復是解李斯字公不能答拊其頂
曰你無良你無良見劉尚書義中說

東坡赤壁賦云扣舷而歌之歌曰云云客
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
怨如慕山谷為坡寫此賦為圖障云扣舷
而歌曰又云其聲嗚嗚如怨如慕去之歌
然三字覺神觀精銳孫仲益作上梁文云
老蟾駕月上千巖紫翠之間一鳥呼風嘯
萬木丹靑之表周茂振曰既呼又嘯易嘯
為響

退之盤谷序云如寵而負恃張文潛云如
寵一字負恃兩字非句律與下句云爭妍

而取憐不類又既曰負又曰恃為後恃當
作特

李朝制告表啓用四六自既鑿至今此文
愈盛有一聯用兩處古人全語而雅馴安
帖如已出者分南賀冊后妃表云關雎之
求淑女無險陂私謁之心雞鳴之思賢妃
有警戒相成之道紹興間劉美中除工部
侍郎兼直學士院吉水丞龔尹字正子以
啓賀之云技巧工匠精其能自瓦成之間
鮮能及號令文章煥可述雖詩書所稱何

以加尹又上湯丞相啓云生民以來未有
盛於孔子天下之士豈復賢於周公後二
殆用韓退之上宰相書中書舍人張安國
知撫州自撫移獲謝上表云雖自西徂
東周爰執爨然以小易大是誠何心增雖
然二字而兩州東西小大乃甚的切王履
道賀唐祕校及第啓云得知子載上賴古
書作吏一行便廢此爨前二語用淵明詩
得知子載爨上賴古人書翦去兩字後二
句用嵇康書一行作吏此爨便廢而皆倒

易二字東坡答士人啓云媿無琴瑟旨濁
以樂我嘉賓所喜直諫多聞真古之益友
此雖增損五六字而特園美至翟公巽行
麻制云古我先王惟圖任舊人共政咸有
一德克左右厥辟宅師則前二殆熟而後
二語突兀矣四六有一聯而用四處古人
語者張欽夫答一教官啓云識其大者豈
誦說云乎哉何以告之曰仁義而已矣四
人語乃如一人徐王履道行余深少年制
云仰惟前代守文為難相我受民非賢不

又其意亦貫紹興間金人歸我河南地洪
景伯賀表云宣王後文武之士可謂中興
齊人歸鄆謹之田不失舊物為聯工夫然
去一境字便覺難讀

四六用古人語有用其一字之聲而不用其
字之形者書曰人惟求舊而介甫謝上表
去仁惟求舊義不遜遺乃易人為仁莊子曰
副墨之子聞之洛誦之孫副墨謂文墨之有
副本洛誦謂洛人之善誦讀者而介甫賀生
皇子表前一聯言成王文王子衆多而繼之

以恭惟皇帝陛下令德光乎洛誦康功茂乎
政昌則以洛誦為成王矣蓋成王名誦而
卜洛故也此文人之舞文弄法者也

四六有截斷古人語五字而補以一字如
天成者有用古人語不易其字之形而易
其意者漢書云在漢廷無出其右論語云
與文子同升諸公而翟公與賀蔡攸除少
師啓云朝廷無出其右父子同升諸公既
截斷其語而補以一字讀者不覺其補而
又易文子為父子之一字雖同而文子

乃大君父子非人名也此巧之至也子牟
身居江湖之上公治長雖在縲紲之中而
東坡謝罪表云身寄江湖之上夢遊縲紲
之中孟子云此之謂失其本心左傳云吾
必使汝罷於奔命翟公樊一年之中移作
數郡太守謝表公憂患失其本心筋力罷
於奔命亦此類也

四六有作流麗語者亦須典而不浮東坡
謝知湖州表云湖山如舊與鳥亦怪其衰
殘謝知密州云賓出日於麗譙江山炳煥

傳夕烽於海嶠鼓角清閑謝賜芻帶云草
木何知被慶雲之涯彩與鍛至賤借滄海
之榮光雖若可觀終非其有汪彥章贊神
降萬歲山表云恍若銀山金成宮阙浩如
玉海虹貫山川此皆典而不浮孫仲益亦
多此等語至橋林則浮靡而不典矣

四六有作華潤語而重大者最不可多得
韓退之表云地彌天區界軼海外北嶽醫
罔神鬼受臈析木天銜星宿清潤曾子固
云鈞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澥波瀾不

驚王履道行神帥道麻制云封疆用崑崙
積石之西威譽震大漠龍荒之北

四六有用古人全語而全不用其意者行
葦之詩云仁及草木牛羊勿踐履此盛世

之事也又鳩鴉之詩云予未有室家風
雨所漂搖此謂鳩鴉之巢也王履道北人

也靖康避亂適在八桂思鄉里墳墓作
青詞云萬里丘墳草木牛羊之踐履百年

鄉社室家風雨之漂搖
有客在張欽夫坐上舉介甫賀冊右妃廟

睢雞鳴之聒以為四六之妙者欽夫因舉

東坡賀冊右表云上符天造日月為之光

明下逮海隅夫婦無有愁歎笑曰此全不

用古人一字而氣象塞乎天地矣

中書舍人洪景盧知婺州召至都下而從
臣未有虛位 孝宗除為在京宮觀兼

侍讀太府少卿張柳字子儀以啓賀之云
珍臺間館冠臯伊之倫魁廣厦細旃論唐

虞之聖道前兩句用楊雄賦全語後兩句
用主吉疏全語皆西漢文章也子儀對予

舉似予驚歎擊節以為不減前輩未幾景
盧入翰林為學士適梁叔子丞相以病辭
位 孝宗愛重之不聽其去累辭不得已
并大觀文體泉觀使兼侍讀景盧當筆麻
制中全用此一聯是日朝士聽麻者皆稱
賞之不知其為子儀語也
四六有初語平平而去其一字精神百倍
妙語超絕者介甫賀韓魏公致仕啓云言
天下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其初句
尾有言任二字而去之也

侑王張俊妾封夫人中書舍人程子山行
詞以異姓王對如夫人朝士稱之
靖康遺孺山割三鎮與金人請和三鎮之
民不肯左社羣起毆山至死而朝廷或傳
其生詞臣行加恩詞云風寒易水知士去
之不還日遠長安怪人來而未至汪伯彥
黃潛善為相時不學之士陳東以上書誅
既而 高宗深悔之贈東諫議大夫而罷
汪黃二相後趙鼎為相汪黃有啓謝廟堂
鄱陽熊彥詩叔雅為趙客代趙答啓云一

男子之上書彼將焉罪諸大夫曰可殺公亦何心

靖康 二聖北狩皇屬畢遷中原無主惟高宗皇帝在外獨免 隆祐太后以書勸進有之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獨在漢家之厄十世宜充武之中興此汪彥章詞也建炎苗劉之禍未幾後辟赦書云斷鼉而立四極既成開闢之勳取日而授五龍復正神明之御此李漢老詞也張邦昌既僭竊竄謫謝 高宗表云孔子

從佛盼之召蓋欲興周紀信宋漢王之車固將誑楚其黨顏博文之詞也邦昌初立時博文首上賀表云非湯武之于戈同竟舜之禪讓其反覆如此

李綱罷相被謫汪彥章行詞云朋姦罔上有虞必去於驩兜欺世盜名孔子首誅於正卯又云專殺苟威傷列聖好生之德信讒喜佞為一時羣小之宗客有問彥章者曰內翰頃有啓賀伯紀并相云孤忠貫日正一儀頽側之中原氣橫秋揮萬騎笑談

詞苑典故卷
之漢又云士訟公寃五舉階而集嗣下帝
從民望令免曹以見國人與今謫詞一何
及也彥章曰某此啓自直一翰林學士渠
不用我改以後詞報之客又曰詞有云乃
頗家積陰與賊通若行此言則李公族矣
怨豈至是此言何逆答曰某如何知得但
見渠兒子自虜中歸

汪彥章初除北門有小官賀以啓云當年
翰苑曾聞學士之葫蘆今日玉堂又見司
空之蘿蔔自以爲奇有問之者葫蘆事得

非用

太祖皇帝朝內翰陶穀所謂年年依樣畫
葫蘆者平日然又問蘿蔔何出曰昔司空
圖在翰苑嘗作蘿蔔詩聞者絕倒又吾州
安福有歐陽寺丞叔向者嘗為妻病作青
詞云大小二便半月未通於水火晨昏兩
膳一粒不過於咽喉又近有代京丞相作
遺表者首白云身獨立於上台末踰三月
瘡忽生於下體幾及半年

黃由陳丞相作小朝士時顯仁太后之

喪嘗代宰相乞 皇帝御啟表云雖天道
何言四時自然成歲然太陽不照萬物何
以仰瞻識者已知其有宰相器公後為左
相辭位其容鄭僑惠叔代作表云責任匪
輕此豈久居之地從容求去幸當未厭之
時豈久居牛僧孺語也幸未厭蕭嵩語也
皆宰相承去事未有如此親切者梁叔子
丞相生日 孝宗賜酒物是時梁母太史
人在左廷之代作謝表云小人有母雖喜
君羹之嘗大烹養賢每虞公餽之覆

黃仲秉撰西掖行東坡贈太師謚文忠詞
云朕考百年治亂之原識諸老忠邪之辨
惟小人無所忌憚使君子至於困窮又云
某目無全牛意空凡馬道不行而言立身
愈退而名高又云言之尚至於歎嗟聞者
亦為之興起戶部侍郎史正志自請為諸
路發運使遍行州縣凡合起上供及江上
餉帥錢穀盡以為羨餘而獻之 壽皇大
喜既而歲莫上供無一州至有板曹大窘
奏其事 上大怒即日罷點仲秉行詞有

云多取贏於郡國無遺算於難服校數歲
之中以為常本無心計每三年之蓄曰不
足徒有口才及仲來為刑部侍郎獨一權
責白外得丹陽謝廟堂啓曰一麾江海頗
欲避西凡之塵兩鬢雪霜但堪飲此府
之酒

王季海丞相為太常少卿時葛丞相楚輔
為浙東參議官以啓賀季海用難檄對鳩
經季海賞其的對難檄乃用王勃為諸王
作鬪難檄

山谷戲筆嘗書范文正公為舉子時作藿
賦有云陶家甕內淹成碧綠青黃指大口
中嚼出宮商徵羽吾州劉沆丞相徵時讀
書山寺寺僧請公戲作偷狗賦有云搏飯
引來猶掉續貂之尾索綯牽去尚回顧兔
之頭常州人譁打爺蓋嘗有子為五百而
其父坐罪當杖者其子恐佗人杖其父之
重而身請行刑改有此譏士人有戲作此
賦者云當年袒跣見而知聞而知後日孫
權出年爾反年爾

授人詩文有語忘者不可不知人有上文
潞公詩用壽考字公曰五日考終余和我
死也說了程子山自中書舍人謫為潁州
安遠令士子上生日詩用嶽降事子山曰
降做縣令了更降去甚趣周茂振賀劉李
高由謫籍放自便啓云十年去國驚我馬
之虺隤一日還家喜是翁之矍鑠李高曰
是翁却將對我馬此類多矣至如紹興間
張叔夜之子常先為江西常平使者有小
官上啓其自序趣云叔夜麓踈吹山漫浪

常先大怒曰我爺何曾麓踈雖常先不學
可笑然小官亦嘗向上官家講吉州推官
李椿膏于一上官舉狀而上官家講有後
名而一字椿者初許薦而後不與請予族
弟炎正字濟翁作一啓以解之云講名不
講姓雖存羊棗之遺文言在不言徵亦有
杏壇之故事上官遂舉之濟翁年五十二
乃登第初任寧遠簿甚為京丞相所知有
啓上丞相云秋驚一葉感蒲柳之先知春
到平花歎桑麻之後長丞相遂下待除掌

故之令

左延之喜舉前輩四六有云宋主執璧禮
天地之神祇潔粢豐盛報祖宗之功德謂
其不造語而體而大又寄愛子中行詞有
云養德立國本無求於當世書名史策恍
若疑其古人

詩曰燕及皇天又曰誕彌厥月而今甫質
進築熙河表云旌禮所指燕及氏羌樓櫓
相望誕彌河隴

淵明子美無已三人作九月詩大槩相似

子美云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
開此淵明所謂塵爵耻虛壘寒華徒自榮
也無已云人事自生今日意寒花祇作去
年香此淵明所謂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
名也

介甫當國喜言農田水利有獻議梁山灤
可涸之以為田介甫欲行之又念水無所
歸以問劉貢父曰此事楊蟠無齒貢父退
介甫思其說而不得呼其子雱問以此語
何意且出何書雱曰不知當石而問之貢

父既至甯以父之問向焉貢父笑曰此易
曉耳楊璠杭人善作詩自號浩然居士相
公熟識之今欲涸湖為田此事浩然無涯
也一時聞者絕倒

東坡詩云卧台寬闲五百弓汪彥章啓云
嗟甫里百弓之別墅七尺二寸為一弓事
見譯梵一尺八寸為一肘四肘為一弓今
通鑑二百四十八卷會昌五年祠部奏天
下寺四十六百蘭若四萬注詳史炤釋文
引薩波多論云西天度地以四肘為一弓

去村店五百弓不遠不近以閑靜處為蘭
若今以唐尺計之蓋二里許也詩云
或問何謂雙弓疊韻曰行穿詰曲崎嶇路
又聽鈎鞞格磔吟上句疊韻下句雙色也何
謂吟腰鶴膝曰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獨
掃千人軍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
滾來前一聯蜂腰後一聯鶴膝也
近世蜀人多妙於四六如程子山趙莊叔
劉韶美黃仲秉其選也然未免作意為之
者張欽夫深於經字初不作意於文字間

而每下筆必造極紹興辛巳年其又魏公
久謫吾永列得旨有便欽夫代作謝表自
叙有云家國異謀固難調於衆口天日下
嗟夫何歎於一心茲蓋皇帝陛下體克
之仁行禹之智微軫以道必周天地之時
動化若神孰測風雷之用其辭平其味永
其韻孤豈作意為之者時年二十九
李方叔之孫大方字允蹈少時嘗作思故
山賦諸公間稱之以為似邢君實晚得一
鷗冠今為雜買場奇事詩一篇多有警句

如三百年來今幾秋天地自老江自流如
笛聲吹起白玉槃正照御前楊柳碧如可
憐一代經綸業不抵鍾山幾首詩如後院
落花人不到黃鸝飛下石榴陰大似唐人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茂良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四終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四終
張魏公傳
張浚字德遠漢之綿竹人唐宰相九齡弟
九臯之後祖紘嘗舉茂材異等又咸舉進
士復擢賢良方正異等浚四歲而孤母計
守志鞠養雖幼行直視端儼如成人識者
知為遠器甫冠入太學中政和八年進士
第調山南府士曹參軍恭列司錄請康文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五

廬陵楊

廷秀

傳

張魏公傳

張浚字德遠漢之綿竹人唐宰相九齡弟
九臯之後祖紘嘗舉茂材異等又咸舉進
士復擢賢良方正異等浚四歲而孤母計
守志鞠養雖幼行直視端儼如成人識者
知為遠器甫冠入太學中政和八年進士
第調山南府士曹參軍恭列司錄請康文

元召除大常寺主簿張邦昌僭竊浚逃大
學中闈高宗皇帝即位南京星馳赴
除樞密院編修官改虞部員外郎擢殿中
侍御史遷侍御史嘗奏事高宗曰朕於
直言容受不諱近有河北武臣上書譏毀
朕躬亦不加罪浚請宣布中外以勸言者
時宋輿在維揚久之中外竊議以為上將
安吾者浚言中原天下之根本願下明
詔令葺東京闕陝襄鄴以待巡幸大帥寧
相意請補外除集英殿修撰知興元府未

行擢禮部侍郎高宗召諭曰卿知無不
言言無不盡朕將有為政如欲一飛冲天
而無羽翼卿為朕留浚頓首泣謝除御營
使司參贊軍事浚念虜騎必至而廟堂不
為備力言之於宰相黃潛善汪伯彥皆笑
不答三年春虜果犯維揚宋輿渡江行
幸錢塘留米勝非吳玠禦虜臣浚同歸
平江府秀州江陰軍馬已而軍勝非召赴
行在浚獨留時潰兵數萬所至焚剽浚敬
金帛招集事甫定會三月五日苗傅劉正

考作亂脅立皇子三隆祐皇太后垂簾
同聽政高宗退處處睿聖宮改元明受赦
至平江浚余守及湯東野秘不宜傳等以
檄來浚慟哭召東野及提點刑獄趙哲謀
起兵討賊時傳等以張俊為秦鳳路總管
將萬人自中途還浚念高宗遇俊厚而
俊純實可謀大事握手泣語之啟俊亦哭
浚曰浚即起兵問罪俊喜再拜因編稿其
師呂頤浩在建康劉克世在鎮江浚以書
約其兵來會傳正彥等脅朝廷召浚詣行

在所浚奏張俊軍驟還宜少留尉撫之因
命浚分精甲二千扼吳江即上疏請復辟
仍以奏草報諸路又令蜀人馮轡持書往
諭傳等俄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人馬
詣行在所浚復言不可離平江狀會韓
世忠舟師抵常熟張俊喜曰世忠來事濟
矣亟以白浚浚以書招之世忠至相對慟
哭世忠曰願與張俊身任之因大犒俊世
忠將士浚呼諸將校至前抗聲問曰今日
之舉孰逆孰順眾皆曰賊逆我順浚又曰

若浚此事違天悖人可取浚頭歸苗傳等
不然一有退宿悉以軍法從事衆莫不感
憤浚令世忠奏以兵歸闕而密戒其急至
秀據糧道以伺軍至浚又恐賊急邀
乘輿入海遣官屬募海舟皆集傳等遣大
兵駐臨平浚為蠟帛書募人持付臨安守
臣康允之等得勿驚乘輿韓世忠至嘉禾
稱病不進日造攻具傳正彥等大懼亟除
俊世忠節度使謫浚黃列團練副使擢列
安置俊世忠皆拒不受二十四日呂頤浩

劉光世踵至二十七日乃傳檄中外浚率
諸將相繼以行傳等聞師且至憂恐不知
所出馮轡以浚意說宰相朱勝非率百官
請復辟四月二日浚至嘉禾奉復辟手詔
三日進次臨平傳正彥逆黨也距不得前
世忠等搏戰大破之傳正彥脫身遁是夕
除浚知樞密院事翌日浚與頤浩等入見
伏地涕泣待罪高宗再三問勞曰曩在
睿聖兩宮隔絕一日朕方啜羹小黃門忽
傳太母之命言不得已貶卿擢別朕不

覺義覆于午今其迹尚存念卿被責此事
誰任留浚列入後殿過宮庭白皇太后
知卿忠義欲識卿面適垂簾見卿過度矣
解所服玉帶以賜傳正彥既敗走閩中浚
余世忠以精兵躡之並獲于建安檻以獻
與其黨皆伏誅乘輿方經理東南顧關
陝之重未有所付浚亦以中興之功當自
關陝始慨然請行詔以浚為川陝宣撫處
置使余以使宣點陟將御營平寇將軍范
瓊擁衆自豫章來朝浚疏其通虜從僞罪

呂頤浩請留浚委以誅瓊而後行在道
言於高宗願體乾之剛以大有為謹左
右之微而杜其隙聽言之道在親君子而
遠小人貴大臣以身任國事高宗手書
嘉納焉先是高宗問浚大計浚請身任
陝蜀之事置幙府於秦川別屬一大臣與
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蹕來武昌
從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川相首尾議既定
浚行未及武昌而頤浩變初議浚以十月
抵興元時虜已陷廊延驍將婁宿字董別

大兵渡渭犯永興諸師莫肯相接浚至甫
旬日即行關陝問風俗斥茲賊搜豪傑諸
帥聽命謀告虜將寇東南浚即命諸將整
軍向虜使婁宿不得下已而虜果入寇渡
江四年二月浚治兵入衛未至襄漢遇德
音知虜北歸乃復還請韋關陝為定都大
計是月虜益兵欲必取環慶浚率諸將極
力捍禦虜勢屢挫時聞兀朮猶在淮西浚
懼其復擾東南謀為牽制之舉浚之始行
高宗命浚三年而後用師至是詔浚以時

進討浚遂合五路之師以復永興虜大恐
急調大酋兀朮等由京西來接九月大戰
于富平涇原師劉錡身率將士薄虜陣殺
獲頗衆會環慶帥趙哲擅離所部哲軍將
校望見塵起驚遁諸軍亦退浚斬哲以徇
退保興列命吳玠聚涇原兵于鳳翔和尚
原守大散關以斷賊路命關師古等聚熙
河兵於岷列大潭命孫渥賈世方等守階
成鳳以固蜀口虜輕兵至輒敗浚上疏待
罪高宗手書尉勉焉紹興元年五月虜

酋烏魯却統大兵來攻和尚原吳玠棄險
擊之連戰三日虜大敗走八月兀朮復合
兵來寇九月親攻和尚原吳玠及其弟璘
邀擊復大破之兀朮僅以身免祝鬚鬢而
遁制加通奉大夫尋拜檢校中保定國軍
節度使賜手書遣中使宜旨浚遣兄澂及
魯官奏事行在所高宗喜恩意有加浚
在關陝三年以新集之軍當方張之虜蚤
夜訓練以劉子羽為上賓子羽忠義有方
略任趙開為都轉運使開善理財治茶鹽

酒法方用兵調度百出而民不加賦擢吳
玠為大將守鳳翔玠每戰輒勝先是將軍
曲端逐其帥王庶而棄之印又不受節制
屬平之役其腹心張忠彥等降虜端與知
之浚送端獄論死西北遺民間浚威德歸
附日衆於是全蜀按堵且以秋執奉制東
南江淮亦賴以安然浚秉制黜陟志本至
公雖鄉黨親舊無一毫假借於是士大夫
有求於幕府而不得者謗浚殺趙哲曲端
為魚辜而任劉子羽吳玠趙開為非是朝

廷疑之三年春遣王似副浚會虜大酋撒
高喝及劉豫叛黨聚大兵自金商入寇破
金州棄饒風嶺先是浚命劉子羽為興元
帥至是子羽約吳玠同守三泉守禦甚固
虜至金牛知三泉有備又聞子羽遣銳師
襲已懼而引退王師掩擊其後斬馘及墮
溪谷死以數千討浚聞王似來求解兵柄
呂頤浩朱勝非不悅浚曰毀之詔赴浚行
在所浚乃丐外祠高宗弗許四年二月
浚至御史中丞辛炳率同列劾浚誣以危

語六月以本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居福
州浚知虜既無西顧憂必併力窺東南而
朝廷已議講解乃極言其狀是歲九月劉
豫之子麟果引虜大兵繇數路入寇
高宗思浚前言之驗策免宰相朱勝非而
參知政事趙鼎請幸平江及召浚以資政
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召既入見復
除知樞密院事高宗親書降詔辨浚前
誣仍榜朝堂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
時兀朮擁兵十萬于維揚浚遂疾驅臨江

召大將韓世忠張俊劉光世與議且勞其
軍留鎮江節度之兀木聞浚至一夕遁
高宗遣中使趙浚赴行在所五年二月除
宣奉大夫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而趙鼎
除左僕射浚與鼎同志輔治務在塞偉門
柳道習以正原本書王朴平邊策以獻
高宗還臨安浚留相府未閱月復出江上
勞軍至鎮江石韓世忠諭上旨使舉軍
前屯楚別以撼山東世忠即日渡江巨寇

揚么搆洞庭 朝廷屢命將攻之不克浚自
請以盛夏乘其怠討之行至醴陵釋邑囚
數百人乃揚么遣為謀者給以文書俾分
示諸砦諭以早降皆驩呼而往五月至潭
遣岳飛分兵屯鼎豐益陽賊魁相繼請降
衆二十餘萬浚一以誠信撫之六月湖寇
盡平遂奏遣岳飛之軍屯荆襄以圖中原
自鄂岳轉淮東會諸將大議防秋之宜
高宗遣中使賜手書促歸剗除浚金紫充
祿大夫浚力辭不拜請以其恩封其母十

月至行在所 高宗勞問曰卿暑行甚勞
然湖湘羣盜既就招撫以成朕不殺之仁
卿之功也親書周易否泰卦以賜後言自
古小人之陷君子必以朋黨為言夫君子
引其類而進志在於天下國家而已其道
同故其趨向亦同何朋黨之有焉小人則
不然更相推引本圖利祿而已或故為小
異以彌縫其事或表裏相符以信實其言
人至於此何所吹擇哉原其用心而已臣
嘗考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而象以

為志在天下國家非為身故也否之初六
拔茅茹以其彙正而象以為志在君則君
子連類而退蓋將以力行善道而未始忘
憂國家君之心焉觀二爻之義而攷其心
則朋黨之論可以不攻而自破矣臣又觀
否泰之理起於人君一心之微而利害及
於天下方其一念之正畫而為陽泰自是
而起矣一念之不正畫而為陰否自是而
起矣陛下能日新其德正心於上臣知
其可以致泰矣異時天道悔禍幸而康寧

願陛下常思其否焉又言今日之事雖
有可為之幾而其理未有先勝之道蓋不
在於交鋒接戰之際而在於得天下之心
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心念之間一毫
有差四海共知今使天下之人皆曰吾君
孝悌之心寢食不忘父兄則當思共為
陛下雪讎耻矣皆曰吾君之朝君子在
位小人屏去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則有才
智者盡思盡其力矣皆曰吾君棄珠玉
絕玩好賞不弔幸惟以予功則上下知勸

矣以至吾君言勤舉措俱合禮法至誠
不倦上格於天則聖教化之可行矣如是
則將帥之心日以壯士卒之心日以奮天
下百姓之心日以序夷狄聞陛下之盛
德知中國之理直則氣折志喪陛下何
為而不成乎不然疑似之心毫髮著見隙
見於此則心生於彼天下之人口不發言
而心敢怨異日事平勢去禍亂立作足以
致禍致難起戎起兵前日明受之變火逆
之徒陳兵闕下旁引他辭其豈不遠也為

人上者其可不寇畏戒懼耶又言德難則
易惑多畏則易移以易惑之心行易移之
事終歸於無成而已是以自昔人君修己
正心惟使仰不愧于天俯不作於人持剛
健之志洪果毅之姿為所當為曾不他邇
陛下聰明睿智灼知古今苟大義所在斷
以力行夫何往而不濟乎臣願萬幾之暇
保養天和澄淨心氣庶多利害紛來不至
疑惑以福天下召對使殿問所宜為後既
面奏後條列以進號中興備覽凡四十一

篇 高宗嘉歎置之坐隅浚以虜勢未衰
而叛臣劉豫後據中原請親行邊塞部分
諸將六年正月至上榜豫僭逆之罪奉
韓世忠據萊楚以圖淮陽命劉光世屯合
肥以招北軍命張俊練兵建康進屯盱眙
命楊沂中領精兵為後翼以佐俊命岳飛
進屯襄陽以窺中原 高宗遣使賜俊御
書褒度傳浚請 乘輿以秋冬幸建康浚
復度江遍撫淮上諸戍七月詔促俊入覲
八月至行在所時張俊軍已進屯盱眙岳

飛遣兵入偽地至蔡州後援力趨襄康之
行乘輿九月朔進發後先往江上劉豫
及其姪祝挾虜來寇後以書戒後先世令
進擊又令楊沂中往屯濠梁劉麟渡淮南
涉壽春逼合肥張俊請益兵劉先世欲引
兵退保趙鼎及俞書樞奏院事折考實移
書抵後欲召岳飛兵速東下又乞高宗
親書付後欲後先世沂中等遂師為保江
之計後奏後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
險與虜共矣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

向若叛賊得據淮西江南其可保乎又岳飛
一勤則襄漢有警援何所制高宗手書
聽後楊沂中以十月抵濠州後聞劉先世
舍廬外而南疾馳至采石令先世之衆渡
江者斬先世聞後來大恐即復駐軍與沂
中接連劉祝分麟兵之半來攻沂中大破
祝於藕塘祝僅以身免麟柙而遁
高宗遣內侍賜後端硯筆墨刀劍犀甲且
召後還至平江班見高宗日却賊之功盡
出卿力時鼎等已談回驛臨安後奏天下之

事不偶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再進撫
士氣百倍今六飛一還人心解體高宗播
然從後計十二月趙鼎出知紹興府後獨
相以親民之官治道所急而比歲內重外
輕遂條具郡守監司省身館閣出入迭補
之法又以災異奏後賢良方正科皆從之
七年正月以去冬却敵之功制除特進後
懇辭先是錄令成書加金紫光祿大夫後
辭不復即未流馳兄混至是高宗謂後
曰卿每有遷除辭之甚力恐於君臣之義

未安後乃奉詔回安使何夔歸報徽宗
皇帝寧德皇后上僊高宗號慟擗踊
哀不自勝後奏天子之孝與士庶不同
必思所以養宗廟奉社稷者今擇宮未返
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涕而起一怒而安
天下之民乞降詔諭中外高宗命後草
以進其辭哀切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
哀成服中外感動乘輿發平江至建康
幾事曩季後得身任之人情賴後以安每
見必深言讎耻之火及後再三高宗未

嘗不改容流涕時高宗方厲精克己戒
飭宮庭內侍無敢越度事無巨細必以啓
後賜諸將詔旨往往命後草之四方災異
後必以聞祥瑞皆抑不奏劉光世在淮軍
無紀律後奏其狀高宗罷光世而以其
兵屬督府後命參謀軍事兵部尚書呂祉
往廬外節制後又自往勞之人情初無他
而蜜院以握兵為督府之嫌奏乞置武卽
乃以王德為都統制即軍中取郝瓊副之
後歸奏其不然瓊亦與德有宿怨自列於

御史臺乃更命張俊為直樞使揚浙中劉
錡為制置判官以撫之未至瓊等舉軍叛
執殺呂祉以歸劉豫後引咎未去位以觀
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先是
後遣人持牛膀入偽地間豫會瓊等叛去
後復遣同持蠟書遺之火德謂豫已相結
約故遣瓊等降虜疑張遜廢之臺諫交章
繼後旋落職以朝奉大夫秘書少監分司
西京居永列於是趙鼎復相乘輿自處
康寧臨海九年二月以救後宜奉大史提

舉臨安府洞霄宮除資政殿大學士起知
福州兼福建路平撫大使時秦檜得政始
史和我之議虜遣使來以詔諭為名後而
後五上疏爭之十年正月高宗遣中使
撫回時虜敗盟後取河南後奏願因權以
制變繼聞淮上有警連以邊計奏知又條
畫海道舟楫利害甚悉高宗嘉後之忠
遣中使獎諭後大治海舟至千艘為直指
山東之計以俟朝命在郡細務必親訟清
事簡山海之寇招捕無餘間引秀士與之

講學國人化之十一年十一月除揆後少
傅崇信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免奉朝請
十二年太母變輅來歸制封後和國公
十六年彗出西方後上疏乃論時事後又
以天申節手書尚書無逸篇以進為賀秦
檜大怒令臺諫交章論後以特進提舉江
列太平興國宮居連列二十年九月從永
列後去國至是幾二十年退然自脩若無
能者而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佩服
健將言後者必咨嗟太息至小兒婦女亦

知天下有張都督也每使至虜虜主必回
後安在先是虜載書有母舅大臣之語蓋
憚後復用也於是檜令壹臣王珉徐嘉每
彈事必及後至謂後為國賊欲必殺之又
令張栢知潭州汪石錫為湖南提舉以圖
後又令張常先為江西轉運判官治張宗
允獄株連及後人捕趙運判官治大理獄
令自誣與後及李光胡寅等謀大逆一時
賢士檜所惡者凡五十三人皆與焉會檜
死高宗始親庶務後復觀文殿大學士

判洪列後時喪母將葬檜念天下事二
十年為和議所移邊備蕩弛且聞元顏亮
篡立勢已驕悍後憂之自以大臣義同休
戚不敢以居喪弔弔會星變詔求直言後
慮虜數年回其勢决生隙用兵而吾方信
虜陽然莫備乃獲言願法湯文事萬事狀
之心用勾踐事吳之謀以和為權鑿石晉
之事契丹以和致敗大臣沈該万俟卨湯
思退見之大怒以為虜初未有譽而後所
奏乃若禍在年歲者或笑以為往臺諫湯

鵬舉凌哲論浚昂恐搖動遠方詔後居
永列朕除落職以本官奉祠庚辰秋冬朝
廷聞虜有異志中外表疏請還浚相位者
不絕三十一年春浚自便浚昂至潭奉
欽宗譚號慟不食又聞虜有媢喜不勝痛
憤上疏請早定守戰之策未幾而亮兵大
入中外震動十月後浚觀文殿大學士判
潭州時虜騎充斥兩淮王權兵潰劉錡兵
退昂鎮江遂命浚判建康康兼行宮留守
浚被命昂首達至岳陽遇大雪亟買小舟

冒風濤而下時道塗之言傳聞日異中外
危懼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不少顧
過池陽聞亮死然餘衆猶二萬屯和列李
顯忠兵在沙上浚渡江搗之一軍見浚驩
呼增氣虜恟恐即遁去浚至建康請

乘輿亟臨幸聞已進發乃督官屬儲待以
頃不半月而解軍民特以年三十二年正
月高宗至建康浚迎見道左衛士見浚
以手加額乘輿入行宮首見浚浚言回
如身也况氣充則外邪遠朝廷况氣也用

人才修政事治甲兵惜財用皆壯元氣之
道高宗嘉納之乘輿還臨安將行勞
後日卿在此朕無北顧之憂矣四月命後
經理兩淮繼秉節制建康鎮江府江池列
江陰軍屯駐軍馬時虜兵十萬圍海州後
命鎮江都統張子蓋往救大破虜衆後以
軍籍相寡請招集忠義赴局之人及募淮
楚壯勇之士以充弩手未幾成軍又謂虜
長於騎我長於步衛步莫如弩衛弩莫如
車乃令陳敏專制弩治車且請東屯盱眙

楚泗以扼清河西屯濠壽以扼渦潁外可
以塞虜寇之糧道內可以接大兵之氣勢
益募福建之海舟由東海以窺東萊由清
河以窺淮陽張子蓋自鎮江來謁浚子圖
取山東之計奏乞益以精甲俾屯淮上
上即位浚首言建康行宮當罷工役華米
之事詔從之浚自藩邸熟浚德望臨朝
之初顧問大臣咨嗟歎息石浚赴行在
所賜手書未至國門遙趣三四既見上
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唯公賜

坐降問再三浚言久主以務學為先入主
之學以一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
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人主之心一為
嗜慾私溺所亂則失其公理矣必兢兢自
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各有不當人
心自歸醜虜自服上鍊然日當不忘公
言又言今日當如創業之初每事以
藝祖為法自一身一家始以率天下浚見
上天錫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上堅志
以圖革制除浚少傳江淮東西路宣撫使

第制建康鎮江府池州江陰軍屯駐軍馬
進封魏國公薦陳俊卿為判官復往江上
翰林學士史浩議欲城瓜洲采石下浚議
浚謂不守兩淮而守江于是示虜以削弱
之形急軍民戰守之氣一有緩急誰肯守
淮者不若先城泗州浩既為參知政事浚
所規畫浩必沮撓如不賞海州之切沮死
驍將張子蓋散遣東海舟師皆浩之為也
先是洪邁張掄使虜回見浚具言虜不禮
我使狀且令稱陪臣浚請不當復遣使而

浩議遣使報虜以登寶位浚請毋庸遣竟
遣之虜責曰禮不納而還十一月 工召
俊卿及浚子斌赴行在所浚請臨幸建康
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堧進舟山東以遙
為兵埤德順之援 上見俊卿等問浚動
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
言搖奪契丹首窩幹起兵攻虜為虜所滅
其驍將蕭鶴已耶律适里自海道來降浚
請厚撫之詔浚擬官以聞虜以十萬衆屯
河南虜言窺兩淮浚以大兵屯盱眙泗濠

廬虜不敢動第文移索海泗唐鄧高州及
歲幣浚言虜詐不當為動卒以無事隆興
元年正月剗除樞密使都督建康鎮江府
池州江陰軍屯駐軍馬時虜將萬戶蒲察
徒穆及偽泗州大周仁屯虹縣都統蕭
琦屯靈壁浚謂至秋必為邊患當及時掃
蕩會主管殿前司李顯忠建康都統剗邵
宏洌亦獻擣二邑之策浚具以聞 上手
書報可三月召浚赴行在所浚中道上疏
謂廟勝之道在人君正身以正朝廷正朝

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今德政未
洽省故未革揆之廟勝深可疑者願祭乾
剛奮獨斷盡循太祖太宗之法上
謂浚當先圖兩城邊患既紓弊以次革乃
命李顯忠出濠州趨靈壁邵宏淵出泗州
趨虹縣浚自往臨之以軍事利鈍難必乞
上以諸葛亮建興六年所上奏置之座右
又以 上旨出旗榜軍前慰安百姓李顯
忠至靈壁敗蕭琦邵宏淵圍虹縣降徒裨
周仁乘勝進克宿州中原震動歸附日至

上手書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數十年來
無此克捷浚恐盛夏人疲急召顯忠等還
師而 上亦戒諸將以持重皆未達偽副
元師紇石烈志寧率兵至顯忠與戰連日
未決謀報虜益兵將至顯忠等信之夜引
歸虜亦解去時浚在盱眙去宿不四百里
傳言虜且至浚亟北渡淮入泗州城梅婦
士已乃還維揚上竊待罪 上手書極勞
浚復奏曰今日之事明罰為本罰之所行
當自臣始 上手書報從其請降授特進

更爲江淮宣撫使審師之還士大夫主和
議者非議百出上又賜手書曰今日邊
事倚卿爲重卿不可以畏人言而懷猶豫
前日舉事之初朕与卿獨任之今日亦須
朕与卿終之存遣內侍勞浚浚留真揚大
飭兩淮守備是時師退未幾人不自保浚
徙家惟揚衆情始定於是浚又第諸將乞
以次行罰命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
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高郵巢縣兩城
爲大兵形勢濬滁關山以扼虜衝衆水軍

淮陽馬軍壽春田是兩淮守備寢固
上復召拭奏事浚言自古有爲之君必有
腹心之臣相与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不使
浮言異議得以動搖今適隅掬定軍旅猶
整而臣以孤蹤踰前寔後動輒掣肘
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上覽奏謂拭
曰雖乞去之章日至朕決不許朕待魏公
有加不爲浮議所惑上對近臣未嘗名
浚獨曰魏公每遣使來必令視浚飲食多
寡肥瘠何如八月有旨復浚都督虜元

帥僕散忠安貽書三省密院欲索四郡及
歲幣且云今茲治兵決在農隙浚言虜疆
則來弱則止不在和子不和時朝廷欲謝
遣來歸之人其已至者悉加禁切浚言
陸下方務恢復乃於降者而首疑之時湯
思退為右相急於求和遂遣盧仲賢持書
報虜浚言仲賢小人多忘不可委信已而
仲賢果以許四郡辱余朝廷復遣王之
望為通問使龍大淵副之浚爭不能得未
幾石浚赴行在奉事至鎮江以論議不合

乞罷機政 上賜手書報以面議既入見
上諭浚以欲專委任之意浚復力陳和議
之失 上為止誓書留使人而令通書官
胡昉揚由義先往諭虜以四郡不可割之
意於是之望大淵待命境上而 上與浚
密謀若虜師必欲得四郡當追還使人罷
和議十二月制拜浚尚書右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如故思退為
左僕射 上書聖主得賢臣頌以賜虜械
胡昉等 上聞之諭浚曰和議之不成天

也自此事當歸一矣二年三月始議以四月進幸建浚又言當詔之望等還上從之幸建康之議思退初不与聞大駭力爭乃与其黨密謀為腦浚討俄詔浚行視江淮自浚受任督府且將三年講論軍務不遑寢食所招來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餘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群盜又萬餘人要害之地城堡皆築其可因水為險者皆積水為壘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

備兩年冬虜屯重兵十萬于河南為虛聲晉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將士望虜至成大功而虜亦知吾有備卒不敢動及是浚又以宰相來拒諸軍將士踴躍思奮虜聞浚來亦撤宿州之兵歸南京沿邊清野以俟淮北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又以蕭琦契丹望族沉勇有謀欲令琦盡統契丹降衆且以檄喻契丹虜益懼思退乃令王之望盛毀守備以為不可恃又令尹檣論罷督府宜力屬官馮方又論

浚費國用不貲又論浚奏留張深守泗不
受趙廓之代為拒命又論乞罷浚都督浚
亦請解督府詔從其請言者詆浚愈力左
司諫、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不當去國
上謂良翰曰當今人才孰踰魏公卿宜徧
諭侍從臺諫使知朕意浚留平江上章
乞致仕者八上察其誠欲全其去四月
制除浚少師保信軍節度使判福州朝廷
遂次棄地求和之議矣浚懇辭思余既除
體泉觀使行次餘于以家事付兩子曰吾

嘗相國家能恢復中原盡雪不 祖宗之
耻即死不當歸葬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
矣八月二十二日寢疾後七日呼子扶小
于前問 國家得無棄四鄰乎且命作奏
乞致仕而薨訃聞 上震悼輟視朝兩日
贈太保後五年 上追思浚忠烈加贈太
師賜諡忠獻浚自幼昂有濟時志不觀無
益之書不為無益之文致、求士尚友以
講明當世之故在京城中親見 二帝北
狩皇族孫虜生民塗炭誓不與虜俱存艱

難危疑人所畏避則以身任之不以死生
動其心南渡以來士大夫唱為和我之說
後獨以虜未滅為念晚志益確雖不克就
然表著天心扶持人紀使天下知有君臣
父子之道論事上前必以人君當正心
務學修德畏天至誠無倦為先紹興間力
挽耆儒實之講筵至隆興罷政猶惓惓勸
上講學紹興之日食隆興之飛蝗率上疏
請修德以弭災人以儲副為天下本自在
川陝昂上疏乞選養宗室之賢及為相

復陳宗廟大計及資善堂堯皇子出就
膺又薦朱震范冲充訓導之選每以東南
形勢莫重建康人主居之比望中原常懷
憤惕若居臨安內則易以安肆外則難以
號召中原故自紹興至隆興婁以遷幸為
言稟性至公嘗劾李綱以私意殺從臣朱
齊愈罷其政及大赦綱敗海外獨不原後
為請得內徙韓世忠軍士剽掠浚嘗奏奪
其觀察使及視師淮上獨稱世忠忠勇可
倚以大事况澆以才學為高宗所知賜

進士第後有繳駁浚言不可以臣故遣後
者公議其輔政以人才為急与趙鼎當國
多所引擢從臣朝列皆一時之望入號為
小元祐至隆興初首薦論事切直挫折不
撓者數十人及再相又薦虞允文汪應辰
王十朋劉珙等皆一時名士其後多至執
政侍從尤善於撫御將帥而知其才始在
困陝吳玠吳玘申行回識擢卒有大功於
蜀劉錡脫出浚一見奇之即付以事任歸
厚于朝卒成穎昌之奇功高宗嘆息謂

浚知人其他若楊政由晟王宗尹王彥後
皆為名將大抵浚之用心以致君堯舜之
道為已任以春秋復讎之義為已責以未
復祖宗之境土為已憂談者謂其論諫
本仁義似陸贄其為進人才似鄧禹其奮
不顧身敢任大事似寇準其志在滅賊死
而後已似諸葛亮云事母至孝及出身為
國離母七年為宣撫日始迎養于閭中暨
在相位始遣人迎於蜀彗星之見浚將論
時事恐為母憂其母見浚瘠問故具以告

母誦其父對策之語曰臣寧言而死于斧
鉞不忍不言以負陛下後意乃決母喪
浚踰六十衰毀不自勝於兄澆友弟尤至
教養其子如己子置義莊以贍其族及母
族昏喪皆取給孿生無玩好視天下之物
泊然無足以動其心起居皆百常度在餘
于未疾之前溫恭朝夕每一毫倦怠意浚
之學一本天理尤深於易春秋論語孟子
奏議勞垣明不為虛辭口占成文不易一
字有紹興奏議隆興奏議各十卷論語解

四卷易解并雜說共十卷春秋解六卷中
庸解一卷書詩禮解又三卷文集十卷藏
于家長子拭自有傳次子拍以才諧稱今
為樞兵部尚書知臨安府

張左司傳

張拭字敬夫父浚故石僕射魏國忠獻云
也生有異質穎悟夙成浚愛之自幼常令
在旁教以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又命往後
南嶽胡宏講求程顥及頤之學宏告以孔
門論仁之指拭默然若有得者宏稱之曰

聖門有人矣杖益自奮厲取友四方初造
深遠卒歸乎平易篤實少以蔭補右承務
郎辟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
秘閣是時上初即位慨然以奮伐仇虜
克復神州為已江浚起謫籍受重寄開府
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而拭以藐然少
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莫府諸人皆自以
為不及間以軍事入奏始得見上即進
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讎耻下閔中
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

此心之發即天理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
親賢以自輔無使其少息則今日之切可
以必成上異其言於是始定君臣之契
已而浚辭位去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與虜
和虜乘隙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然廟堂
猶主和議至敕諸將無得以兵向虜時浚
已沒拭不勝君親之念甫襄事即拜疏言
吾與虜乃不共戴天之讎異時朝廷雖嘗
興縞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講和之念
未忘於胷中故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

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婁敗也今雖重為
羣邪所誤以蹙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
以是開聖心哉謂宜深察此理使吾曾中
了然無纖芥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
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虜
不難劫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
專務自疆難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
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成哉疏入不
報朕踪久之劉拱薦於上上亦託其
前日議論除知撫列未上改嚴列入奏時

等相自任以恢復之說且謂朕素論當與
已合數遣人致意朕不答見上首言先
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曾中
之誠足以感格天人之心也今規畫雖勞
而事功不立陛下試深察之日用之間
念慮之為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曾
中之誠者乎有則免而去之使吾中扁洞
然無所闕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天人
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且欲復中原之地
當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當

先有以得吾民之心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無它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至郡閭民疾若首以丁鹽絹錢太重為請得蠲是歲之美明年召為吏部員外郎兼權起居即時宰相謂虜衰可圖廷遣使往請陵寢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敵者皆斥去之於是拭見上上曰御知虜中事乎拭對曰不知也上曰虜中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拭又對曰虜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內之事則知之詳矣上曰何事拭遂

言曰臣竊見比年諸道亦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為默然拭因出所奏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詞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為已乖而度之事勢我亦未有必勝之形夫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于兩陳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顯絕虜人不

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師
練甲兵以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之事通而
為一旦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則必勝之
歟隱然可見矣上為改容歎息以為前
未始聞此論也上面諭當以為講官冀
時得晤語廟堂用史正志為發運使若為
均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拭為上
言之上曰正志以為今但取之諸郡非取
之於民對曰今日州郡財賦大抵無餘若
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關則不過功為之若

以取之於民耳上聞之矍然顧拭曰論
此事者多矣未有能及此者如卿之言是
朕假手於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閱其實
果如拭言即詔罷之兼侍講除左司員外
郎因講詩至葛覃進說治生於敬畏亂起
於驕淫使為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石
妃不忘織紉之事則心之存者寡矣周
之先后勤儉如此而其後世猶有休蠶織
而為厲階者興亡之效於此可見因推廣
其言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

日興利擾民之害。上歎曰：此王安石所
謂又言不足卹者，所以誤國。知閣門事張
詠除僉書樞密院事，拭夜草手疏，極言其
不可。且詣宰相質責之，語甚切。宰相慚憤
不堪，而上獨不以為忤。親札疏尾付宰相，
使諭指拭復奏曰：文武誠不可偏，然今
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
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
之怒。於是上意感悟，命得中寢。明年乃
出拭知表列，而申說前命。於是中外誼譁

而說後竟謫死。云拭在朝未暮歲，而石對
六七拭感。上非常之遇，知無不言。大抵
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之
意。宰相益憚之，從臣有忌之者，而近倖尤
不悅。遂合中外之力以排去之。拭退居長
沙，待次三年。淳熙改元，上復念拭，詔除
舊職，改知靜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廣
西去。朝廷絕遠，土曠民貧，常賦不支。異時
諸列以漕司錢運鹽鬻之，而以其息付四
為列用。故列粗給，而民無加賦。其後漕司

又取其半列既不能盡運而漕司又以歲
之常責其虛息於是官高其佑抑賣於民
而公私兩病矣拭奏以鹽息付三予諸郡
又因兼攝漕事出其所積緡錢四十萬而
中分之二為諸倉募鹽之本一為諸列運
鹽之費請立法自今漕司敢有多取諸列
輒行抑賣者論以違制敢以資宴飲供問
遺者論以贓詔從之所統列二十有五荒
殘多盜徼外羣蠻尚讎殺喜侵掠間亦入
塞為暴而列兵皆脆惰又乏廩給死亡不

補鄉有保伍名存實亡邕管斗入蠻中最
為重地而戍兵不能十人獨特左右江洞
丁十餘萬為藩蔽而吏部以資格注提舉
巡檢官初不擇人拭乃簡閱列兵汰冗補
闕籍諸列黥卒伉健者為効用令親兵摧
鋒等軍日習月按悉禁它役視諸列有兵
食不足軍實不治者更斥漕司鹽米羨錢
以佐之申嚴保伍之令而信其賞罰知流
人沙世堅才勇喻以討賊自効所捕斬前
後以十百數又奏乞選辟邕列提舉巡檢

官以撫洞丁傳令溪洞酋豪喻以弭怨睦
鄰毋相殺掠立之恩信謹其禁防示以刑
制於是內寧外服莫府無南鄉之慮朝廷
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邊氓告病而馬不時
至至者多道死拭究其利病得六十餘條
如篋舟上邊則瀕江有買船之擾網馬在
道則所過有執牽之勞其或道死則仰賣
其肉首奏革之其它姦弊細碎皆究其根
吭事為之防諸蠻感悅年以其善馬來歲
額先辨馬無滯留示無道死上闡拭治

行且未嘗叙年勞乃詔特轉承事郎直寶
文閣再任五年除秘閣修撰荆湖北路轉
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守撫本路湖北尤多
盜而府縣往往縱釋以病良民拭入境首
劾大吏之縱賊者罷之捕姦民之舍賊者
斬之羣盜遁去拭又益為教條喻以利害
得知革心開其黨與得相捕告以除罪於
是一路肅清郡瀕邊屯軍主將每與師守
不相下師守所將獨神勁親兵親勇民兵
拭既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而又加卹士

伍於是將士感悅每按親兵必使與大軍
雜試均犒以相激厲修義勇法使從縣道
階級農隙肄武大閱於府面加慰諭勉以
忠義隊長有功奏之補官戎政日修士心
感奮有言於朝請盡籍客戶為義勇者拭
慮其擾亟開民籍家三人者乃籍其一為
義勇副軍別置總首人給一弩得家習之
三歲一遣官就按宅悉無有所與辰沅諸
列自政和間奪民田以莫游惰號刀弩手
拭為奏去其病民罔上者數條並準為民

出塞為盜法皆抵死異時置而弗治至是
捕得數人仍有胡奴在黨中拭曰朝廷未
能正名討賊疆場之事毋曲在我命斬之
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歎其理
直且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
賞廣招流民而奪見戶熟田以與之請於
朝以熟為荒乞授流民事下本道施行如
章拭劾大辨詐諉凶虐所招流民不滿百
數而虛奏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
辨易宅郡蓋宰相忌拭者沮之云拭自以

不得其職數求去不得尋以病請詔以杖
為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冲佑觀未拜
命而卒病且死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
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以
清四海以固丕圖天下誦之年四十有八
上深悼之四方賢士大夫往往出涕相弔
而江陵靜江之民皆哭之哀拭為人坦蕩
明白表裏洞然詣理精信道篤樂於聞過
勇於徙義奮厲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所至
郡必葺其學校暇日召諸生與之講學不

倦民以事至廷中者必隨事教以孝弟忠
信至於昏喪之法風俗之弊且為條教授
耆艾為鄉老授之擾楚使以條教訓其子
弟不變然後言之有司廣西刑獄使者陸
濟之子棄家為浮屠父死不奔喪為移諸
路俾執以付其家官吏有犯名教者皆斥
遣甚者或奏劾抵罪尤惡世俗鬼神老佛
之說所至必屏絕之毀淫祠前後百數至
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奉則兢兢焉其水
旱禱祠無不應者所著論語說洙泗言仁

諸葛忠武侯傳皆成書其它如詩書孟子
太極圖說經世編年皆未及更定云拭之
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所
當為而為也有為而為則皆人欲非天理
此拭講學所得之要也子焯承奉即蚤卒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詩齋集卷第一百十五終

